

# 男友家庭氛围不好,我放弃了这段感情

## 一顿冰冷的晚餐

第一次踏进怀瑾家的大门,是在上个月的一天,天光将尽的傍晚。楼道里飘着油烟味,钥匙转动锁孔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。门开了,一股混合着陈旧家具气息的空气扑面而来。

“妈,爸,汀兰来了。”怀瑾的声音比平时低,少了他惯有的明朗。他母亲从客厅深处走出来,穿着一身棉布家居服,头发纹丝不乱。她脸上带着一种审视的客气:“来了?换鞋吧。”那目光扫过我,像一道无形的尺子,精确地丈量着。怀瑾的父亲从厨房门口探了探头,没有说话。

饭桌是长方形的老式木头桌子,铺着厚实的玻璃板,冰凉的触感从指尖透上来。几盘家常菜摆在外面。我们四人落座,怀瑾挨着我,他母亲坐在我对面,父亲则缩在桌子一个角落。

“汀兰,尝尝这个。”怀瑾母亲夹了一筷子烧得有些发黑的青菜,放进我碗里,用的是命令式的口吻,不容推拒。我赶紧道谢。怀瑾几乎是立刻拿起筷子,把自己碗里的米饭扒拉了一大口放进嘴里。

他母亲的目光转向他:“工作中那个项目,你跟进了没有?张主任那边关系要维护好。”怀瑾的头埋得更低了些,含糊地应着:“嗯,知道了。”声音闷在喉咙里,像被什么东西堵着。

整个饭桌上,几乎只有怀瑾母亲在说话。她谈论着怀瑾工作的细节,抱怨着物价和邻居,偶尔用简短生硬的句子指挥怀瑾父亲:“汤勺。”怀瑾的父亲则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,沉默地起身盛汤,沉默地坐下继续扒饭。他偶尔抬起眼皮,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

这顿饭中,怀瑾父母之间交流很少,怀瑾和父母交流也很少。

我碗里的饭几乎没有怎么动。我偷偷瞥向怀瑾,他正垂着眼睛,紧盯着自己碗里的饭菜,专注地吃着。

终于熬到晚饭结束,我几乎是逃离般离开了那个令人窒息的房子。直到走出那栋居民楼,被微凉的夜风一吹,我才能顺畅地呼吸。

讲述您的故事  
倾听您的心声

记者电话:  
18164142900



## 记者手记

汀兰讲述了她与男友家人相处后的心路历程。她最终选择放弃这段感情,展现了女性在面对爱情与原生家庭冲突时的清醒与决绝。

当汀兰第一次踏入男友家,便被其家庭氛围深深震撼。强势的母亲、沉默的父亲,以及男友习惯性的忍耐,构成了一个压抑而冰冷的家庭环境。在这样的氛围中,汀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窒息。



## 父母强烈反对

送我回家,怀瑾一路沉默。快到我家楼下时,我忍不住开口:“怀瑾,你爸妈……他们一直是这样吗?”

他脚步顿了一下,路灯昏黄的光线勾勒出他侧脸的线条,他看着有些疲惫。“嗯。”他回应,目光没有看我,投向远处,“我妈……操心惯了。我爸他,话少。”他试图解释。

“只是这样吗?”我又问他,回想起饭桌上那令人窒息的一幕幕,“怀瑾,你不觉得……那种氛围,让人喘不过气来吗?”

他沉默了许久才说:“习惯了。”这三个字,轻飘飘的,却像浸透了水的棉絮,压在我心口,十分沉重。

他抬手想握住我的手,指尖微凉,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。我下意识地避开了。

回到家,我父母正坐在客厅等我。见我脸色不好,母亲立刻关切地问起。我把在那个家里感受到的冰冷和压抑,把怀瑾母亲不容置疑的强势,他父亲的沉默,还有怀瑾那令人心疼又隐隐不安的“习惯了”,一股脑儿倾吐出来。

父亲听完,眉头立刻锁紧了,斩钉截铁地说:“兰兰,这样的家庭,你不能嫁过去!你现在觉得怀瑾好,那是没真正和他一起生活。嫁过去,你就是跳进那个冰窟窿里了。他那个妈,一看就是事事都要捏在手里的人,以后有你受不完的气。怀瑾在他妈面前大气不敢出,以后你有什么事,他护不住你。”

母亲也忧心忡忡地补充道:“是啊,姑娘。老话说‘买猪看圈’,结婚哪能不看对方爹妈。你看他爸妈那样子,几十年过下来,跟两个陌生人搭伙有啥区别,半点热乎气儿都没有。”

父母激烈反对的声音像鼓槌,一下下重重敲在我的心上。我把自己关进房间,想着关于怀瑾的事。怀瑾向我求婚时那诚挚热切的眼神,和他母亲那掌控一切、毫无温度的目光,在我脑海里反复交错、撕扯。

那顿晚饭的场景,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,反复重现:他母亲夹菜时不容置疑的手势,他父亲空洞麻木的眼神,怀瑾低头扒饭时的沉默……

## 忠于自己

感,也让她对未来产生了深深的疑虑。

面对爱她的男友,汀兰没有盲目坚持,而是选择了冷静思考。她与男友的对话,让她看清了男友的无力与退缩。男友的“习惯了”不仅是对自己家庭现状的无奈接受,更是对未来可能面临的困境的无力应对。

汀兰的选择,是对自我价值的坚守,也是对未来的负责。她明

白,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,更是两个家庭的融合。在无法改变对方家庭环境,且男友也无法为她提供足够支持的情况下,她选择了放手。

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面对爱情与原生家庭的冲突时,应保持清醒的头脑,勇敢地做出忠于内心的选择。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,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。

## 我选择了放手

几天后,我约了怀瑾在我们常去的湖边公园见面。

晚风带着水汽,吹得柳枝轻摆。我看着他,直白地问:“怀瑾,如果……我是说如果,以后我们结婚了,你妈妈对我有意见,或者干涉我们小家的事,你会怎么做?”

他愣了一下,眼神开始游移,手指无意识地搓着裤缝。他艰难地组织语言:“我妈她其实人挺好的,有时候比较直接。她年纪大了,操心多,可能方式上有点问题。”他停顿了一下,似乎想寻求一个更稳妥的说法,“我们尽量顺着她点,不惹她生气,日子就好过了。家和万事兴嘛。”

“顺着她点?”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,像坠入了冰冷的湖底,“那如果我不想‘顺着她点’呢?如果我觉得她的方式让我很难受呢?你会站在我这边,跟你妈妈沟通吗?”

这一次,怀瑾沉默的时间更长了。后来,他对我说:“一家人,非得弄那么清楚,争个对错吗?忍一忍,不就过去了。”

“忍一忍。”这三个字,让我看清了怀瑾。眼前这个人,早已被驯化,认同了那种“不争辩、不沟通、忍过去”的生存法则,并将此视为维系家庭和睦的唯一途径。他口中的“家和”,是以一方绝对的沉默和另一方的绝对掌控为代价的。

我看着他,看着这个我一度想要托付终身的男人。他脸上那份真诚,此刻显得如此刺眼。他是个好人,温和,爱我,可他没有力量。他没有力量去挣脱那个原生家庭,没有力量在未来的风暴中为我撑起一片独立的天空。他早已被那个家庭无形的绳索捆绑住了手脚,而我,一旦踏入,只会成为另一个被束缚的人。

“怀瑾,我想,我们都需要……再好好想想。”我说。

他张了张嘴,似乎想说什么,但最终只是看着我,眼神复杂,有不解,有失落。

回去的路上,城市的灯火在车窗外飞速流淌,像一条无声的光河。我望着这片璀璨,一种奇异的清明感,出现在我心里。

婚姻是两个人的跋涉,可背景里,永远站着两个沉默而庞大的家族影子。怀瑾父母那几十年的婚姻图景,像一面冰冷而清晰的镜子,映照出人性在长久压抑下可能走向的麻木与沉默。怀瑾那句“习惯了”,和他面对母亲时下意识地退缩,并非偶然。

我感觉,我和怀瑾结婚后,要么被同化,在沉默中渐渐失温;要么在漫长的对抗中耗尽心力。

我拿出手机,指尖在屏幕上悬停片刻,然后缓慢而坚定地敲下几行字,发给了怀瑾:

“怀瑾,感谢你给予过我的温暖时光。关于未来,我们想象中家的模样,很不一样。祝我们各自安好。”

信息发送成功。我靠在车窗上,望着外面流动的夜色,心头那块巨石仿佛松动了些。虽然未来依然模糊不清,但至少这一刻,我选择忠于自己内心。(文中人物为化名)